



新明治
鑄治
續文章軌範評林

二
四

特別
イ 4
3163
212(2)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明 安福 東郭先生柳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 茲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補魯共公名奮哀公四世孫在位二十二年。補按魏惠王十五年魯恭侯衛成侯宋桓侯鄭釐侯四君朝魏恭公擇言益在此時此文小序及末後注六字皆魏策全文。

梁主魏嬰

史作營音相近 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



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蓋堯舜如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

之句法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齊桓公夜半不睡也言不善食易牙乃煎熬燔炙

法鮀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且不覺飽而寢安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補鮀

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

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蓋楚莊王左江而右

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法強臺而弗登曰後世

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

遠讀之似一馮千里細玩之却又字離句琢一毫增減不得

前面文勢滄澗到此方載處有障百川而

東之勢

也句法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美皆

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

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孫

鄒東郭評諫文直銳議論雄偉引證典雅句句著意無一字艱澀亦秦文之最切舉子業者

鮑彪評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狀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

胡思泉評此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即士庶亦宜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茅鹿門評此論字字句句皆有法則說此等文須是把握前輩批評著一首過未可神神

歸震川評凡文章前立數杜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

仲孫敘語在左傳閔元年韓起語在左傳昭二年

許穎陽評

唯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魯君之論深醇典密萬世龜鑑雖以惠主之昏愚猶能稱善相屬

說難

韓非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于韓王不見用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干秦不能自脫於說難云

凡說之難

起冒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句法非字貫下作包○凡

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難說之難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意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 同前○能分明吾意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 吾之所言橫佚放縱陳辭若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

按此篇全依史記甚與見行韓非甚異不可枚舉但舉十一於千百耳韓非能上無難字似是韓非及史佚作失王世貞曰

古通用

天子沒微言渺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工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登吏術亦甚難陰

棄韓非作奪下皆同實韓非作陰 視利為下節為卑賤為名高者 視名為遠此段與韓非尤異文說者之無多不盡出異同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前者三說

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

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

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

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

之不可不知也 結 夫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賢人有過

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 端字者 則身危

古通用 九色平木 卷之三 二虛白

揚文熙曰：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

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呀不至適足。

周澤未渥也。也深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解上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聞已。章法句法。說彼大人之短乃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韓子驚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竟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人主以為借已之資籍也其所憎則以為當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

久之厭其多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枉知命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謂說者當滅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猶規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命之無傷也。貴人與

以取死說難益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選此說之難應上文語乃照應法

此正飾其取敬。凌推隆曰：秦王悅非而季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于同計同行者乎。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命之無傷也。與乙同行者說士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其大忠無所拂辭。大忠志在匡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而悟言無所擊排迺後伸其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

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此句屬下文
謂人臣盡知事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
上之道難也文勢開發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
久誠蓋于君也君之渥澤周合曠日已
決于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罪通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

此以下與韓非文多

倒錯

故舊也

天雨一段何孟春曰韓非在後鄭人非不昔者鄭武知用其臣一段在前之謀也而

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任之所設也子作詐士之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

語亦多詳略

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計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又何怪夫後世焉

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引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

董海陽曰非卒死于秦之獄是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此喻方說出說難主意

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
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之至變也三引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
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
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
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
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章惠伯評

通篇只發一難字獨重一知字首言凡說之難非吾知欲以說之難也凡說之難又非敢放佚惟能明吾意能盡之難也明意與盡俱順知字來君有為名高者為厚利者實厚利而顯名高者說之難也不可知也身危數段及論大人數段亦見說之

難也不可知也凡說之務數段知說之難而處之也曠日數句知盡之難而思以盡之也尹以庖奚以虜說不易合如此宋人蒙疑言當知親疎也關其思被戮言當知淺深也彌子取獲罪言當知愛憎也以逆鱗作結總見其難處又如飾旂故滅所醜及周澤既渥云云乃為能明吾意乃為能盡乃為能知不嬰人主之逆鱗而難者矣

揚子雲評

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益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主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呂雅山評

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說難大略可見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補前漢主父偃齊臨菑人武帝時與徐樂嚴安俱西入關上書史漢本傳並載此書

果然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

平天子大凱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

所以示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之補顏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此句作案未有不悔

者也此下悔字是全篇主意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此秦並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

史漢其無示字漢書王鳳洲曰無夫字此書以悔越語范蠡字作士益進諫曰夫臣武帝窮勇者德欲其懲也兵者凶器而法祖器也軍實也事之末也

文中子曰武帝秋風

史制下有辭其悔心也字

運史作踵謂啓之者利下史有實偃也

也字得作

遇調作役

棄作殺母

下有也字

甘作快完

計作長策

無而此二字似與高

字漢書有帝悔之相

而字無此

字史却作不悔故又

辭澤下有使

鹹字

史無二之不聽字皆

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

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

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數句亦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故中國甘心

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始皇不遂使蒙恬將兵

而北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計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

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

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同而前云

九苞平水

卷之三

七

史記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又使天下起自東... 疾耕不足於糧...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皇不悔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 亡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眾數一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遠足

林次崖元氣兩語如愚警論五色可笑可厭

鄒東郭曰

說軍士戰爭之苦陳亡之慘誠

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故聖人賈不戰而屈人兵上云純按桂左傳作鏃次伐交其文十七年下攻城正

弔古戰場文

李華

補唐李華字遐叔黃皇人牙著有舍元殿賦弔古戰場文姪翰觀俱以文知名浩浩乎平沙無垠銀燄不見人也 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黠分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徃徃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與吾

傳不德則有見乎此其鹿也鏃而走險杜王維損曰注鏃疾走形容戰場貌音他項悽慘之情溢于言意不瀉也

子重伐吳董份曰法事左氏襄重戰威三年傳尊命賤二句直善罵軍亡之怨

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福臆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楚子重伐吳組甲三百被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也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驚鳥之屬付巢征馬踟躕不進之

此言天時
苦寒直說
悽慘處

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軍裝付物雜用而載之日輜重

橫攻士卒都尉親降都尉軍門之官也本朝有駙馬都尉將軍復沒屍

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

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

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累骨沙

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

沈沈鬼神聚兮雲霧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

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牧李牧趙之良將也

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領天下財殫力瘁

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狄北至太原既城

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教

軍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

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漢擊匈奴殷注朱血色久則殷

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

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

嬖如寶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莫思貌或作媚媚○補

捐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

親一作新

此言明理

當與

此言戰敗

然且言其

大槩鼓衰

力盡以下

始詳言之

茅鹿門曰

長歌之哀

甚于痛哭

窮斯人情

殆盡託之

似有悲風

從窻隙之

以下言歷

沈沈深遠

類

代用兵得

失因敘其

民生家室

之情及悲

傷之意令

人惻然

王維楨曰

歷述其父

母兄弟夫

婦之情以

見人不可

殺何恩何

咎之句尤

痛切入髓

通篇無一

閑冗字至

收煞數語

更精到

九絕平木

卷之三

十

德記

紀事本末卷之三
唐所傳與先

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
守在此四夷此一句無限意言只當守不當戰也
夷補左氏昭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

游俠傳序

司馬遷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于世者謂之游俠

王整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開達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補固無可也及若季次原憲憲字子思俱孔門弟子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

子義不苟合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不矜能二句乃游俠本領
昔者盧齋句接上緩急句
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卿相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
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抑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變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蓋伐其德益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句辭不迫而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提見游俠不可無鄙人有言以下皆曰何知

讀史記卷之三十一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響與享同受也

獨存取于布衣之俠且引虞舜等以至孔子之事証緩急人所時有苟无游俠者出而浴之便拘學之士雖百數何益于事

仁義已響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

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躑躅戾圍盜跖在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

存圍莊子胥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非虛言也此即

其利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

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

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場

故士窮蹇而得委命此立傳本意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與李次原憲比權量力效

一作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拘要以功見言信俠

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揚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

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

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

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

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

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

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打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

有足稱者揚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

周設財役貧豪彙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歷教春秋諸公子以其有所資藉雖賢者足稱正應篇首以術取卿相語備墨排擯句是此篇首意揚慎曰延陵吳李札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李札

豈游俠耶
予曰太史
公既重游
俠必援名
人以尊之
若貨殖援
子貢也子
貢既入貨
殖季札獨
不入游俠
乎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獲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倪正甫評 既說鄉曲之俠又聞巷之俠又匹夫之俠
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托

當世之文罔與豪暴
之徒反覆而愈明

凌約言評 雜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
豪曰曷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稱其所以

取游俠者不一而
足可謂婉曲矣

說商君

趙良

補趙良與商君同時人此文載史商君傳
補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公孫鞅秦封於商
故號
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原本作說
商君說華
本作說商
鞅說

補王整曰
趙良說商
君皆正言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
言從此
人得見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

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

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

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李廷機曰
商君徒木

立信至食
印墨無絲
信詐取三
軍信安在
哉趙良諤
諤輸忠彼
焉知之至
于逆旅不
相容意嗔
悲哉信矣
夫

同
墨占默立

彌望即怨
望之望
呂東萊云
亦有詞藻

五殺大夫賢句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詞武王諤諤以昌殷紂
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
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
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
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
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
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

茅鹿門云
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
傳又一
反五殺大
夫

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叩關請見五殺大夫
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
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法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相助
杵助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節相秦不以百姓為事
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節刑戮太子之師傳殘
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法
○補德之流行也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法
入於民為深矣今君又左建外易以左道建立威權非所

唐惟修曰
一種風見
為遲矣

九地平水
卷之三
十四
記高縣川行

車言林

卷之三

麟翁集

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礼鼠亦或謂之排鼠

以為教也。三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費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補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四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補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五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補司馬貞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

之危若朝露。又文法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三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此段又復文法不用非所以字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地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三句亦一樣文法亦類。秦王一旦捐賓客，言故也。云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不從鄒東郭評：此說敘事有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關鎖謹嚴。秦漢文亦不多得者，凡作論可以

唐荆川評：陳商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九弄掌中。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心勇

期孟賁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史記秦武王有

先借勇力者以為獸之喻

史文選孟賁作賁

九色平水

卷之三

十五

九色平水

行

王世貞曰

力士烏獲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

分明是借

不避蛟龍陸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

獸為喻不

之獸駭不測之地謂不意而禽犯屬車之清塵大駕屬車

敢斥言博

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

浪之推是

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

好議論

轂下奇而羞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

林希元云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

上以稠恐

猶時有銜楬之變銜馬勒也楬馬口長銜也家語

敷詞有法

况乎涉豐草騁丘墟二句前有利也猶貪獸之樂而內

朗朗有聲

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格言

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

鄙諺四句

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尤有力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也此言

雖小可以論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鄒東郭評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却伏意

林次崖評思宛轉學者熟玩深省當自得之

逐客上書

李斯

秦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

文選作上

書秦始皇

史本傳

茅鹿門曰只舉其國臣聞史議逐客斯聞秦之官吏竊以為過矣昔者繆

公求士迂齋云不引他國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虞人入秦後迎蹇叔於宋

厚幣迎蹇叔於宋求邳豹公孫支於晉邳豹公孫支皆晉

五人者皆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此五非秦國所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西戎之霸王孝公用商鞅

之法孝公用公孫鞅以移風易俗風俗轉移民以殷盛

人民國以富彊富實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心于秦獲

楚魏之師得楚魏二舉地千里開州郡至今治彊惠

王用張儀客之計惠王信拔三川之地張儀攻韓宜陽

西并巴蜀張儀西北收上郡北取上南取漢中南取

包九夷并九夷制鄢郢制取楚鄢東據成臯之險東據

要之地割膏腴之壤割膏腴割膏腴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

面事秦初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功

施到今強盛之功昭王得范雎客昭王得廢穰侯

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疆公室杜私門

杜塞私情蠶食諸侯如蠶食葉使秦成帝業使秦成此

四君者繆公孝公皆以客之功如由余百里奚蹇叔

已盡向使國之人能立功于秦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得斬

讀史章九節平水 卷之三 十七 鹿記島縣刊行

沈蛟門云

讀此意然

中間多用

伯西戎至

今治強散

六國皆秦

食諸侯等

語以歎動

之

以上語意

張儀范雎諸子皆外

已盡向使國之人能立功于秦

四君數語截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逐客而不收納疏士而不用遠賢去而

又隱括上文而覆說 不舉用補此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

之益見客應逐客為過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取玉于崑

不可逐文字最有闕 關 山之有隋和之寶求寤于隋垂明月之珠珠聚于江

李金云反覆漏快深 得作文之 法未可以 人廢言

光服太阿之劍太阿良劍名乘織離之馬織離良馬名建翠鳳

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旂樹靈鼉之鼓鼉大魚也皮可為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第一段

唐荆川云此數寶句 與五子不 產于秦相 應此下意 有三段文 有三意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迂齋云上而二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外國之犀象不可而趙國之女

不充後宮駿馬馱駟音決提良馬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

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第二段所以飾後宮充

下陳粧飾宮女充斥後宮之列娛心意說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傅璣之珥

阿綰之衣齊國東阿縣錦繡之飾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隨風俗佳冶窈窕趙

女趙之不立於側也第三夫擊瓊叩鈺彈箏拊鼗

而歌呼嗚嗚快耳者鳴嗚然而歌真秦

之聲也鄭衛桑間鄭衛乱世之音桑間濮上亡國之樂韶虞象武者韶虞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瓊叩鈺而就鄭衛退彈

箏擊琴擊箏而歌呼嗚嗚快耳者鳴嗚然而歌真秦

謂隱而訊 之上雖暴 武周樂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瓊叩鈺而就鄭衛退彈

楊道質曰 句法蒼練

三段一意 以琬附著于耳環

反覆而語也 琬球之角者

不相益益 錦綉為

見精采後 緣飾

世文人焉 不立於側也

得有此家 夫擊瓊叩鈺彈箏拊鼗

數 擊瓊叩鈺彈箏拊鼗

茅鹿門云 而歌呼嗚嗚快耳者

此又以音 韶虞象武者

謂隱而訊 之上雖暴

讀文章九絕平水

卷之三

十八

已書錄川行

隱而訊之
云云老泉
謙論之語

必容者此
詞語激切

一言有萬
鈞之勢

茅坤云秦
客有聖王

所必誅者
况逐乎華

傾險微口
舌一實而

窮清之以
復先王之

舊此大聖
可作為而

王非其人
也竟為幸

斯可惑以
毒天下此

秦用客之
害非容之

秦用客之
害非容之
害也

收上許多
意思何等
從容

圃齊王建
立母君王

后賢事秦
謹與諸侯

信君王后
卒齊客多

受秦金為

華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也相與前何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取其快心意于前快意當前適觀而

文一句應結上今取人則不然轉歸逐不問可否不論

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非秦人者去之來為客者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

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兼并四海制諸侯之術也此結有

思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士勇是以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呂云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君能容眾乃

是以地無四方皆王人無異國皆王四時充美四時

鬼神降福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

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

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前

秦國不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資寇以兵與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

此四句總結一篇之意迂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逐客以自求其國

之無危不可得也

鄒東郭評李斯投人主之欲設喻進諫而詞氣精采

無一字懈怠別是一種巧思學者熟玩此

等文字纔能打破得此等閑窳過人遠矣

及問勸王樓迂齋評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反覆起伏畧加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

王建遂降遷于共處之松栢之間而死以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栢栢邪住建共者客邪

真西山評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挫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億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未易以人廢言也

唐荆川評觀李斯諫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諫吳王書枚乘

楊慎曰此書當是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

文選作上書諫吳王

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固也

補春臺云純按一縷之任云云本子貢之言見孔叢子

歐陽德曰安危難易四字條陳利害明白痛切竟不能回吳王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

之道天性也以父子喻君臣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

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擊方絕又重鎮之擊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

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

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于反掌安于秦

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也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續文選章 卷之三 唐白居易集卷之三

之惑者利令智昏也 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

按畏影之說後莊子音 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人性有畏其景

竟化來畢竟不及莊子莊子云 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人有畏景 止景滅迹絕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惡迹而去 勿為欲湯之滄 楚諺及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之走者卒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

迹愈多走 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愈疾而影 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如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

不離身自 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 不知處陰 真德秀曰 福生二句

以為尚遲 以爲尚遲 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 不知處陰 真德秀曰 福生二句

以下皆言 禍福起于 細微以訊 吳王真天 下名言且 禍福字比 上安危字 更痛切

之雷穿石殫極之統 古便 斲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處勤破自見

得不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摧而

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十一

章惠伯評 此書引喻多引事少意在言外雖逐段着 去重重叠叠不必強為聯屬與獄中書同 身欲多 冒身

續文選 九苞平木 卷之三 二十一 愚已馬孫刊下

茅鹿門評

篇中或長喻或空譬凡十有四五勞若沛江河聯若貫珠璧讀之亦能動人然文射矣

論神怪

谷永

補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号曰谷子雲華礼樓君卿唇舌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帝善其言

起句把天地萬物立說便見學術正處此段先叙左道幻術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謂罔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即不死之藥遣古造字興輕

茅鹿門曰

舉登遐倒景

在日月之上反行後下照故其影倒

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類倡黃治之說自謂仙術永獨以奸人目之未復云母令奸人有以窺朝者深防邪說最有卓見六句曲盡奸欺之狀

昆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閻闔天門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木於此地而耕種也與山石無極壽其於無窮黃治變化黃者鎊黃金也道家言石丹砂令變化可鎊作黃金堅冰淖瀉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淖瀉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云人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音蕩如繁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晉周史長弘

諸侯愈叛及身辱國

周信神怪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危數語有 賴推皆是 藉以恐喝 成帝 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秦信初并神怪

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

童女入海求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漢興神怪

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

祠此管到貴幸作一句事鬼使物入海求神米藥貴

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震動

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抗掌音腕掌後

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

皆以術窮詐得謂主止得其詐偽之情誅夷伏辜至

武刻意求 仙至以愛 女妻方士 顛倒之極 未年乃悟 元鼎元封 曰世豈有 仙者節食 服藥差可 少病耳此 論甚確

茅坤云漢 武刻意求 仙至以愛 女妻方士 顛倒之極 未年乃悟 元鼎元封 曰世豈有 仙者節食 服藥差可 少病耳此 論甚確

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

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有關鍵一謂師古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

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

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轅陽侯江仁也元

印綬隨宗帝時坐使家丞上

鄒東郭評此篇首敘左道盡惑之幻術次敘歷代偏

信之禍害反覆攻刺崇正闢邪務引君子

中道不特文章之工也

胡思泉評谷永發端教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

此以永之學術議論尚能一心帝室而不

初元元帝 平年

壽星先生 云純按

五之隆者 夫有詩云

以漢初之 但聞方士

德比三王 騰空去不

五帝之世 見童男入

也 海還即是

周書洛浩 此意

述而篇

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男 惟和參按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畢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鄭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 茲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補後漢徐偉長名幹偉長字北海人著中論二卷凡二十篇○補本書無論字有第二二字蓋此論中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似二個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似二個

茅鹿門曰一篇以敬

法象論全本左傳襄三十一子衛北宮文子威儀對

為主冒頭
含畜許多
敬的意思
全不露一
敬字作論
冒得此法
甚佳

說君子可
畏處痛切
河謂畏大
人者即畏
此碩德重
望之君子
也然惟孔
子足以當
之

文勢聯聯
絡絡可法

為主冒頭
含畜許多
敬的意思
全不露一
敬字作論
冒得此法
甚佳

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以下
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
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以下

腹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
爵祿之賞而民懷之。用四疊法而詞亦奇。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補堯曰篇詩曰敬慎
威儀惟民之則。補大雅抑。此段論若夫惰其威儀
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

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
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
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
端也。見理。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
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鬼
且施于中林。補周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

者則成王李路其人也。此段論顛沛而及。昔者成王
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李路遭亂正冠結
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

之高僧有
來去倏然
者何如曰
古人念念

補書多方
此段論幽
獨之當慎
呂東萊云
精細之譚
到此方說
出一敬字
羅景綸云
歐陽公問
一僧曰古
之高僧有
來去倏然
者何如曰
古人念念

志真文章九絕平水
卷之四
鹿兒島系川丁

終安得而在定慧臨忘敬況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

亂此說却是正理如是正理如冕服結纓冕服結纓之類皆是之類皆是平日操守平日操守定涵養熟定涵養熟敬敬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詐之行行必有檢此段論匹夫

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而及得志見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

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

息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

補傳稱孟子盡心篇自成一家議論

也則有媒嬖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補宋萬弒其君閔公及大夫仇牧事詳于莊十二年公羊傳陳靈被矢於戲言補

十年左傳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閔邴造逆於相詬補文十八年左傳

其君懿公子公生弒於嘗補宣四年左傳鄭是故君子

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

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敬

聽之式穀以女補小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

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

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臨終猶不

補蔡仲之命慎厥初夫禮也者人之急也

不可須臾
身路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怡慢之行臻焉須

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論

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

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

公以慢瑞而無嗣補傳十一文公以肅命而興國補

公重耳肅命周國語襄王使太宰補傳卻犖以傲享徵亡

之喪家子展以舛蟲昌族補傳皆襄二十七年左傳君子

未段復敘
敬肆分而
吉凶因之
甚言不可
不敬

茅鹿門曰
到末愈有
光燄愈有

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馨折坐以抱

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綸之間言不越

乎表著之位補昭十一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

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

夫之望也

鄒東郭評此篇議論精爽詞氣優揚且顯以敬為之

許頴陽評敬為書中第一義諱可少此等議論且其

茅鹿門評偉長之文不多見得此一為快然見

餘波把前
面意思收
足得十分
玲瓏讀之
愈見精神
餘波滾滾

博場中得此
自賞壓卷

王命論

班彪

補後漢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遭王莽敗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後就竇融勸融歸漢

載行也

首叙帝堯立個根脚所以說去劉氏承堯之祚反覆議論以折服奸雄之心

泛論帝王之興以申前意最德法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如

正要破此俗見

於生民句法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大地所歸徃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特起在此位者也世

俗負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

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

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闕於天道哉轉下又不觀之

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

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

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

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

歷敘數字無成以証

多亂臣句得作論大意引喻痛切

此處方露一命字極妙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鐘伏鎖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
及數子而欲聞好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
里之塗燕雀之矚不奮六翮之用皆梁上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音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立起共
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

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

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
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

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
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

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
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
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
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如不及用久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
吐哺納子房之策技足揮洗擲酈生之說悟成卒之

教語

決字安頓 得好微有 微省置意 此至成帝 業也敘高 祖有興王 之德應上 必有明聖 顯懿之德

句法勁拔

言斷懷土之情高祖納洛陽成卒高四皓之名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太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

武補王媪感物而拆券有波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

東游以厭音其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自

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贊帝王之世運

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一豔切斯位符瑞不同斯

條陳利害
總收上意

若迺至非
人力也敘
帝有與王
之瑞應上
然後為鬼
神之福饗
數語

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

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

誅以上語其英雄誠知覺寤畏若順禍戒超然遠覽

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

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不

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乃避地于河西

鄒東郭評此篇因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

李力我評班彪通儒之才年二十余初避亂而就隗

置即歸漢勸置復避置而就融即以歸

而波瀾發
出錦綉奪
目正可謂
洛陽三月
春如錦多
少工夫織
得成者也
妙手妙手

以上語其
利以為勸
戒

范曄後漢書班彪傳贊

續漢書車輪言本

卷之四

漢書車輪言本

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觀其為置著王命論敘炎漢之龍興杜豪奸之虎視非有卓見者不能范史贊曰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任不進貞不違時斯言得之矣

林次崖評

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一母之知命真可

以婉奸雄之心末段敘高帝成帝業處更無餘說此非文字於世道不為補非苟作者

胡思泉評

班彪此論參以神怪非純於義理者然其立意主於折奸雄觀幸之志故感焉

機論

馮用之

補春臺先生云純謂馮用之在唐非有名之士此論文亦不足觀鄒東郭載之於此何所取哉蓋是場屋之用耳補唐書無傳統譜不載未有考

三句是一篇大意似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

論昇又秋微字含一篇意思

先把利害兩字論引

起聖人之知秘者下

去凡許多轉折許多

態度

藏個稅字不露

此篇論稅

費無極楚平王發臣

此篇論稅

讀人宜九絕平水

卷之四

八

龍蛇為之起陸

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不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平百祥昧用則求乎百殃故天之一發星宿為之移易地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論天地人之發機作波瀾敢有巧思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二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

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趨時

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誓

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

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

五疊 夫神器至重也三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

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皆巧思處蓋取時之機也

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羸

氏舍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再

前意翻 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心

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

公暉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

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

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

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

豈富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

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

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

以天下為親為子步步機字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

此神字即上說者微也微字意

林次崖云以堯舜周公為取聖取時取賢之機固非

正論然把

活亦是將

無作有處

說稅字活

此段論為

君者當識

稅兩喻何

等婉切

經曰以下

似個尋常

議論然以

此論治稅

前而平
論理此處
突然引証
就有精采

此段論為
臣當識稅
厚君潤國
兩意自是
奇偉

齊侯蕭何

說爾何韓
信厚身厚
君之異潤
家潤國之
別議論正

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
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寔皆悉分士卒善利人
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
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五不厚於身而厚於
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于國公也既
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錯
可誦前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
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齊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
雙開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
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忘剋酈生只用單逐田橫用法

此段又以
時字替稅
字翻出許
多議論文
法

此段又以
時字替稅
字翻出許
多議論文
法

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
中至大之謂道六天下至賤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
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喪倫攸斃伯夷叔齊
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侯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
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
發機之要七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
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
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
尹下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
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

許人敗鄭
成四年左

傳

二年左傳

陳洩治官

九年左傳

鄭子家宣

句句有辭
酌說之如
層波疊浪
愈覺快人
心日

士莫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
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量錯所以見誅也。
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
句法長短，語不相時，則貽辱泄治諫其君也。默不相
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腹心；況其恩者乎？失其
機，則昵親反為讎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
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
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

得此一障
否則傾瀉
無收拾矣

申上大人
行之則合
于道句

此稅字與
稅械稅智
之稅不同
此二段割
得有斟酌
申上細人
竊之則階
干亂句

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哉？或曰：
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元云：又生個
問答作餘波。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
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
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而
享大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
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
者近者，嗜欲擊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
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
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收束教句以六經前史為用機

不仁之仁豈非機也國不用機則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鄒東郭評此篇雖非唐文之粹者然發明機字透徹篇內三十餘機字讀者不覺其煩場屋中

唐荆川評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此作亦有一種奇思可與東野序參看

王鳳洲評從許多人物翻出來奇奇怪怪繁雜難無非要申明以含義為本趣時為用二句

蓋此二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織綜人事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却又

贊出茫茫六經數句文之變幻者無過此

季九我評此篇文字錯綜愈講而愈可喜中間議論周至處尤令人嘆賞不備

孔子之語易下繫辭準衡又是

李性學曰曲盡文字

處

李性學曰曲盡文字

處

本論三篇此論蓋其中篇

北周武帝唐武宗毀佛寺勒僧居歸俗

本論

六一居士

補六一居士即歐陽永叔已見正篇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生邪補

以去疾之道喻去異端是好議論

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補第坤云且此喻而治其受病之處

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

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

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真云照前受病之說而治其受患

此二句最緊

讀文章軌範平本

卷之四

十二

居士

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
 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
 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言三代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此言
 由入真云照前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
 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言去
 真云照前氣實之說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
 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
 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役以督其不勤使天

王世貞曰物先腐則虫生人先疑則讒入
所謂佛乘其廢缺之時而來真有識之言也
補籍戶籍也

此句正是筋脈處

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
 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
 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
 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有波因其嫁娶而
 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
 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
 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
 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
 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
 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

數個因字順字勸誘字即取謂使自得之也發明三代禮義之教甚有步驟

兩次下然猶懼教字

讀文章

執範平林

卷之四

十一

龍兒島縣

見防民之
周防民之
篤所以民
不暇乎其
他而佛無
自入

即前所謂
不暇乎其
他意故佛
無自入

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時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防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此具也。此段申上王政修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

此段見治
具不備防
民不周又
有假而驅
之者幾何
不胥而為
佛也

姦民有餘
力以下議
論最確
言佛法至
是始盛一
轉尤有氣
力

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補 坤云：應前干政闕禮義廢而後佛至中國之說。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拜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索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轉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直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此段申上三代衰王政缺明佛始入中國

卷之四 十五

幸而有一不惑者補坤云轉○補又方艱然而

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

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此幾句正是承上起下實為

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

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一篇昔戰國之時揚墨交亂

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

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

效也得緊切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亦是

主意安頓
在此方有
著落
引証得好
勝之二字
終不若孟
子云經正
則庶民興

斯無邪隱
莫斯無字
就渾融益
經正則自
無也

引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

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

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

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

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鄒東郭評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措詞鍊

林次崖評音來佛教得行于中國果因王道之衰觀

周禮大司
徒之職以

禮後孟子經正上發出許多
議論非有的見者不能也

成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

鄉三物教
萬民而實
興之一曰
六德知仁
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
孝友睦婣
任恤三曰
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

鄉三物教
萬民而實
興之一曰
六德知仁
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
孝友睦婣
任恤三曰
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

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
胥歲時屬民讀法奇衰左道者有禁當是
時佛法何緣得至中國今欲法秋氏而不
行先王之政雖堯舜禹湯復起亦未有能
者歐公之論不為無見視原道人其水火
其書廬其居過之遠矣義理正當自是人
間不可少之論也

茅鹿門評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子經正說來
發揮闡揚許多議論而立言正大陵厲千
古足以齊驅北駕蘇東坡曾謂韓如美王
歐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駿騏合二篇而
觀足明坡公之巨眼矣

王鳳洲評

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
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窮源探本
之論直與孟子子距楊墨同功而氣
實氣虛一喻尤為對症發熱妙手

季九我評

歐公此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怪動人而
藏鋒斂鐔翰光含彩陳是非利害鑿鑿有

據余酷好歐文間亦模擬其似而庚午鄉
試亦魁京闈場中有評其絕似老歐者乃
知模擬工夫亦微有耶耶之步
然語臻公之闕與則或未也

諫論

蘇老泉

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
故作諫論。補蘇老泉已見正編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

孔子曰

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
也。就有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
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

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

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

如此辨駁
是推得斤
兩文字

一篇文字
最是筆力
高處

如此辨駁
是推得斤
兩文字

本集諫論補茅坤曰
上下二篇千古絕調
此取其上荆川謂此
與予也許華文字基
也
諫有五義
又曰姑無
家語辨政
論純疵只
以術字翻
一篇文字
最是筆力
高處

讀史通鑑
九卷評林

卷之四

十六

史記

卷之四 車言木 卷之四 鹿角自具其行

乎經者也。如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矣。

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

此處一點就覺精神
支勢壯健
第鹿門云
因事納忠
此五法亦
足正當議

論但打頭
術字壞

了
茅坤云議
論詳悉句
法森然自
是者字手
段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糜鹿登壇，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取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鄒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

詞成五彩
巧奪大工

讀本直 九絕平木 卷之四 十七 龍記馬縣川丁

轉得便故無痕

此下正言足以成功

術字步步回藏把逢干儀秦作個收拾何等雄健是萬人

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緣意襄王蒯通以琴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諷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氏之學未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

史楚世家

說苑正諫

戰國策趙策

秦策武安君白起應侯范

敵也

補張守節云嫪毐射反毒身改反

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臣數月淫益甚○秦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毐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存存之行不自知也車裂假父翼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臣天下聞之盡瓦解無響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堂手接之迎太后歸○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悲其遠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不及父之愛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故以為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卿之功勳與武安君日不如甘羅曰應侯欲攻趙用於秦孰與文信侯事曰不知甘羅曰應侯欲攻趙

睢文信侯
呂不韋
史陳餘傳

史仲尼弟
子傳

史楚世家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子杜郵今文信侯
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乃
行○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囚之欲與父趙地乃歸
王使者往燕斬殺之有屬養卒請往說燕將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此兩人名為
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
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
趙王○田常作亂移兵欲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
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
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而徒戰勝以驕主破
國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知伐吳伐吳不
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攻下無民
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常曰善○楚欲圖周王
使東周武公謂楚昭王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為
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
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
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今子欲誅殘
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乃止

蕭策

史荆燕世
家

史朱建傳

漢書鄒陽

○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
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則連
有蹈東海而西不願為君民也且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
天子之禮以號天下又使女子變妾為諸侯姬姊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行再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
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
弟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于澤澤大悅用
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
野喜大謂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
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大臣以開太后太
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乃風大臣語太后太
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令言于太后太后封劉澤
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琅邪王○辟陽侯幸呂太
后入或毀辟陽侯于惠帝帝欲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人往見平原君朱建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閻籍籍說
之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
今日誅侯且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
于帝出辟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倚矣籍聽從其
計果出辟陽侯于獄○梁王以殺袁盎帝使人責之

漢書鄒陽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十九
魏記詩絲川行

傳

韓策

秦策

史鄒生傳

齊策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王始謀及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諫及事敗王
 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于上者陽徑至長
 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袁盎事即
 窮竟深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盪切齒側目於貴臣
 長君危矣誠能發上言之得無竟事太后深德長
 君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乃入言之
 帝怒解○蘇秦說韓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今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
 王羞之王披劍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詭詐見秦昭王伴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官者曰王
 至睢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王聞之遂延迎謝睢屏左右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鄒生謂沛公公方侯林使兩女子洗足
 鄒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取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
 侯破秦也○欲誅無道秦不宜偶見長首沛公輕洗
 謝之○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求見
 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豈
 上偶曰天雨子將敗矣上偶人曰我生手上敗則歸
 於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幾好止息也今秦虎狼之
 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歟

楚策

漢書
蕭通傳

乎孟嘗君乃止○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如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
 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弋
 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其樂非特朝之樂也其獲非特鳥雀之實也○蘇
 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邊上東郭先生與石君二人
 隱居不仕嗣通見其隱居者力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知欲求婦何如曰取不
 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與石君
 隱居不嫁未嘗與節以求佳也願使人禮之相國皆
 以為上賓

鄒東郭評

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
 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此妙訣下筆自
 驚世駭俗矣

羨鳳阿評

持說客之術以補天子諷諫之論
 亦不免於縱橫之病然亦是一說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以功形過

引來最得

大旨即是

個冒意

茅坤云把

難知立論

自是觀過

知仁正印

彌揚子法

言孝至篇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

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

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

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上說人難知此其效

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

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權以觀其量伺之

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彌揚子列御寇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率

然問焉而觀其知急之期而觀其信乘之以財而

觀其仁危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

文公以壺殮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

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

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歌何辨

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

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麀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

申上與仁同功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

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孟敏持甑墮地不顧而去郭

泰怪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

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孟孫獵而得麀使泰西已

持歸烹之麀母隨之而號西巴弗忍而殺之孟孫歸

求麀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不忍而殺之孟孫

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于君

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麀而不忍又何況於

申上與仁

同功

趨避二意

是一篇本

首末收勁

拔簡切有

萬鈞之力

僖廿五年
左傳
後漢書
韓非子

入乎國

鄒東郭評此篇明學莊子全不照襲一字當與九徵並意較是勁拔文字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論曰始進

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

欲以其君王者也論曰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

者也三欲字發明破題字眼是論承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

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

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論曰

未有進以疆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

茅坤云始進兩字一篇主意却把破意剖判得好

議論亦確

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

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

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得路要錄

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

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壯詞雄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

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名也如此

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鞅見孝公言事良久

說以帝道不悟矣後復見公未中肯而罷鞅曰吾說

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又見公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

前於席也鞅曰吾以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

李廷機曰伊管下手便欲主欲伯所以見鞅之三說為欺君

呂東萊曰看他鋪張事實處儘有力量

灼出商鞅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肺肝令他心慄

呂祖謙曰此句尤絕

茅鹿門曰雖不類朱註然把孔子意思說得個圓活活活亦是各一意見各一機軸文法可取為則

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到此孔子後先進意方說出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洽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

此意軒旋得好

滕文公下

引援之語尤塊得此題意緊切

好議論

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說得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之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公孫丑上

茅坤云將收熟處有許多曲折所以前輩論文謂看人文章全在散場時有不窮之趣方是作手此坡公為詞壇第一處

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尾論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而不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折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羅景綸評

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評試程直東坡平生熟此一書故按先進論文字

鄒東郭評

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評試程直東坡平生熟此一書故按先進論文字

葉冰心評

橫說豎說唯意所至俊僻痛快無復帶得斯為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姜鳳阿評

此論雖與朱註不合然其理各有攸當

李九我評

此文若黃鐘太呂不作錘錘細響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屈到嗜芟也。有疾名其宗老。家臣曰老宗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也。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

曰違而道。左氏斷句。○補楚語上左史倚相曰昔先大夫子囊違正之命論子夕者芟子木也

羊鑽而無芟薦。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禮崇義

禮崇義

此段以大
不忍意破
忍絕其父
將死之言

補子路曾
子
王荆石云
好議論

恩捨義禮
四句斷破
柳子妙手

威公即桓
公東坡避
七年
宋欽宗偉
三引証痛
切

嗜子木去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
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
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
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
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見喪大記至於結冠纓啓手足
之言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
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
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
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

此段總斷
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

教氏屈氏八世祖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

口腹是憂左法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

太史書之句語頓挫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

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

情也前應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

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

能讀父之書母死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

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芻之事若出於子則可

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

此段以莫
大之陋破

孟子盡心
下
禮玉藻

此數句正
是其違而
道

讀禮記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思其所樂
意又引曾
元宣子二
事以美子
木

正詞鋒
長之際
常得柳子
心服

見襄公十
九年

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箦。曾子曰：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檀弓。若以柳子之
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箦於病
革之中。革音。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偃視目猶不
可含。口噤，不可受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撫其屍。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大夫稱主。言我事荀吳，敢猶視。不合于。樂
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
故懷子指河為誓。必欲伐齊。乃嗚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
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
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

見襄公二
十三年
未引疾石
以美子木
柳子精
神百倍

毒滋多。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云云。

由是觀之，得拾。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
父命為藥石也哉。

鄒東郭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疊不
斷。惟說出子木心事，而人子追思其親之禮
庶盡矣。

姜鳳阿評：屈建去楚，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
二條。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之道，而後
世有詬子者，無憾焉。是固不恤坡公之議
也。而披公論之極精當，如是觀送文囑序
則韓極試柳觀論史書，則柳極試韓今觀
續楚語則蘇又極試柳此正文人詞鋒競
長之際，學者尤
當於此潛心焉。

胡思泉評：屈建亦忍人哉。到蓬萊無害于義祭，而若
之不忘本也。曷忍去之哉。况屈到不以楚

圃春臺先
生云胡思

泉之說也

而遂廢其羊屈建當以禮而兼致其情何忍心若是耶柳子非之宜矣蘇子謂其有大不忍者果信然耶

酷吏傳序

司馬遷

為政篇

董份曰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以聽訟二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正其極也上下相遁遁避也吏避於君民避于吏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反言道德

顏淵篇

四十一章

師古曰破觚二句謂去嚴刑而從簡易也巧偽萌發敦厚也

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謂道德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承然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下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韓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鬲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賢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平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湯賈尹評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硬得大綱說到奸偽萌起上下相通即借法為欺而無暗衷故至於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持山安能愉快

讀文至此范平本卷之四二十七記已為孫川行

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論志

朱伯賢

補春堂先生云此論又下馬用之機論一等

補明朱伯賢名在字伯賢臨海人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百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修洪武正韻尋遷晉府長史有白雲豪

一篇綱領

教句應首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推僭周之數子

後漢鄧禹字仲華光武時佐命元勳

援引教語甚好且詞法勁健

唐狄仁傑字懷英中宗時封梁國公

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句法予聞志仁

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志之得者在視夫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

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此皆志之失者亦視夫

句法頓挫

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

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賁育之勇弗奪也合上作句法

甚矣志之係於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

結意有歸

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

鄒東郭評此篇文簡而意盡可

盤與盤同

張洪陽評

簡短之文一難于盡意二難于精采三復難于警健此作詞意周盡而光采煥發有頓挫有起伏有波瀾而警策勁拔處尤有紆餘曲折之態真作手也

許潁陽評

無可喜無可怒半平正正要亦當于理耳

茅鹿門評

古色古貌鬱鬱蒼蒼誰謂兼煮銅器不似個三代法物耶

錢豐寰評

此篇以志字直貫到底後學熟此步驟當為場屋中利器

男

惟和參校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畢

